

勝利前後（下）

黎天鐸

勝利還都與青年軍復員

復員青年重新武裝

中央幹部學校，因為是教育機構，沒有忙着跟隨政府還都，同時「幹校」是戰時在重慶創辦的，所以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，並沒有原先的校址可供使用，經層峯考慮結果，為教育我國華北各省青年成為建國幹部，乃計劃遷校北平，我已被指定為遷校第一批前站人員；隨後層峯審察全局，同時三民主義青年團亦取消併入中國國民黨，幹校亦將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併，所以遷校計劃取消，並逐步辦理結束工作。

我於民國三十五年始奉命還都，其時青年軍復員管訓處正改組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，局長為該處前任副處長蔣經國先生，另外兩位副處長鄧文儀先生、長新闢局、彭位仁先生、長監察局，均位於南京富貴山下新建的營房中，預幹局仍掌管青年軍的業務。

我由重慶攜眷搭乘飛機，飛越川東三峽上空，因氣流關係，飛機突然下降數百公尺，全機人員無不大驚失色，嘔吐頻頻，自然無法欣賞下面的山川壯麗與巫山凝雲，首站到漢口，轉乘平漢

路火車至河南西平，先送孩子們到外祖母家小住，我再折回漢口乘飛機直達南京，放下行李，走向位於黃浦路原來就是我們母校—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校址，當時是國防部各廳、局、處的辦公場所，我從路口一直往裡步行，黃浦路兩旁的法國梧桐，比我們八年前離開時粗壯多了！我沿途撫摸着闊別了長時間的它們，像和老朋友一一親切地握手一樣，真是有莫名的快慰！心頭正低聲地喊着：「母校！我回來了！」正在此時，突然有一輛吉甫車在我身旁停下來，車上是經國先生，他親切地伸出手來，我馬上迎上去，相互緊握着，他說：「你到了，很好！同頭再見。」我說：「教育長！您好！我回到了母校，現在想到各處去看看……」。

第二天，我奉派擔任預幹局辦公室副主任，開始上班，不到兩個月調任第二處處長，本局編制，概分三個部門：第一處轄一、二兩科，第一

科主管預備幹部制度之計劃與建立，第二科主管學校軍訓。第二處轄三、四、五，三個科，第三科主管預備幹部軍籍管理，第四科主管青年軍各師政工，第五科主管青中青職督導及復員青年軍

就業就學輔導事項。局辦公室下轄人事、經理、總務、文書各科，分掌主管業務，另一為主計室，獨立作業。局中成員，第一處大都由彭位仁將軍推薦引進之軍中幹部，第二處和辦公室大都為青年軍政工幹部調任，素質甚高，多係大學畢業，且年輕富朝氣，尤以二處業務複雜瑣碎，當時全國各地，共黨到處蠢動，原來復員還鄉的青年兵，又不斷地跑到首都來，找到預幹局，局長命令設置臨時招待所設法收容，先為解決食住問題，再為解決工作問題，大都願意回營，乃分發他們到青年軍各師去任職，我在這一個工作崗位上，沒有一定的辦公時間，經常因為白天要處理各種臨時性事務；每天晚上九、十點鐘抱着大堆公文帶回家去處理，一定要當夜處理完畢，因為第二天還是一樣，積壓不得，幸而年輕體健，不以為苦。

隨着中共的擴大叛亂，來自各地的復員青年兵逐日增多，除了要吃住要工作外，也有許多要政府支援——要槍、要錢、要番號，再回到各自老家去組訓民眾，以抗共保家的。他們深深體會到中央的殘暴惡毒，誓願以從軍抗日的心情，

再行武裝滅共。

每次我引導他們晉見局長，局長都面加慰勉，並透過各種管道，讓他們去連繫當地軍政機構，就地支援，同時囑咐他們經常和本局密切連繫，由於局勢日漸惡化，當時本局曾有一計劃案，建議「戰地綏靖委員會」——該會主任委員是白崇禧將軍。將青年軍九個師全部配置於北界黃河，南界長江，西迄豫陝和川鄂邊境，東臨沿海，在這一帶形成廣大地域，配合鄉鎮保甲，及所有地方團隊，澈底進行清鄉建鄉工作，形成一對紅禍「消毒地帶」，以鞏固國本。

共謀滲入蠹蟲欲動

當時長江以南迄雲貴兩廣川康等省，均屬平靖地區，已無共黨踪跡，國軍可集中全力清剿華北及東北之共軍，既無後顧之憂，自可克奏膚功，挽回大局。但「政治」是無情的！無是非的！無真理的！偏偏遭到「桂系集團」的反對！當時李宗仁、白崇禧基於派系利益，誤認如此一來，國家的權力更集中於領袖蔣公，將削弱他們的政治利益，由於以後李宗仁的所作所為，一方面暴露了他為禍國家的私心和野心，一方面也斷送了國家民族的生機，以致於整個大陸淪陷！思之一思之！能不痛心！

新一軍的士兵，不是在領袖號召青年從軍時應召入伍的，而是由該軍自行隨時隨地所招募而來的，該軍在東北剿共失利之後，殘餘部份陸續撤退到了南京，原任該軍軍長孫立人將軍——到南京後已晉升陸軍副總司令。派唐守治將軍到本

局接洽，申請比照各青年師成例，補辦復員。某星期日，我到玄武湖去舒展一下疲憊的身心，發現該軍士兵也正在那兒遊憩，大都是年青學生模樣，天真可愛，第二天到局上班，乃向局長報告，以該批人數不多，不妨接受他們的請求，當得局長應允，同意轉報層峯，奉准照辦，於是又爲這一批青年兵大忙了一陣，爲他們辦妥了復員事宜。

復員青年兵最幸運的應該是就學的一部份，進入大學的全部公費，進入青中青職的，由本局直接督導，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我以業務主管立場，本來應該常去看看，但委實抽不出時間，其中有兩次，因爲學校發生事故，不得不趕去處理，一次是嘉興青中，因爲有一個學生遭到嘉興火車站交通警察的槍彈誤傷致死，掀起了轟然大波，羣情洶湧，影響社會秩序，他們並提出三個條件，要鐵路局方面履行：一、懲兇。二、厚葬死者。三、爲死者建立紀念碑於出事地點。我在臨去嘉興之前，先晉見當時的交通部長俞大維先生，將學生們的意見提出請商，俞先生很鎮定地答復：微兇、厚葬都沒有問題，一定照辦，不過要是替死者樹立一個紀念碑，似乎值得考慮，因爲這究竟不像壯烈殉國，或有其他重大意義，反而留下一個並不十分光彩的疤痕。

俞先生的明智，我自然默認，也就本此原則，先向局長陳述，獲得同意，連夜趕往嘉興處理事情，我奉命前去觀察，就地處理，杭州實際

上是我第一次來，此行任務，真是大煞風景，自然無心情和時間去欣賞湖山秀麗，人間天堂，在我主持該校各部主管的會報時，會議室外竟有學生在叫喊和投擲石子的舉動，其目的在給我一個「下馬威」；會議結束之後，我領着校長和主管們堂堂正正的走出來，經過一段長廊，見壁間有壁報，稍爲佇立瀏覽，其中竟有極不妥當的左傾文字，頗盡煽動與挑撥之能事，證明學生中已有潛伏共謀份子在興風作浪，蠹蟲欲動。我面告吳校長要特別提高警覺，並注意宣導學生大眾，不爲謠言所惑，建立起師生間的共信，事後因爲吳校長和全體教職員處置適宜，終於平息無事，經過這一次事件，深深知道，共謀無孔不入，同時更要提高「共謀就在你的身邊！」的警覺。

預備幹部制度建立

建立預備幹部制度，在我國係屬新創，大多數人都不太瞭解，推行起來，掣肘叢生，當青年軍成立之初，就因爲人事、待遇，以及後勤補給，都與一般部隊不同，在人事方面，青年軍的幹部，都是由一般國軍部隊中選優調派，並降級任用，原任軍長者爲師長，其他類推，但給養方面則以實物，或按實物時價配給，不受法幣貶值影響，於是也招致了一般國軍部隊的歧視。所以預幹局在推行業務，如須取得國防部其他廳、局、處或後勤部門的協調支援時，往往有出乎意外的事情發生；也有因爲蔣局長個人身份關係，對方的心理狀態，常有難以捉摸的感覺，大多數還

能够依照情、理、法處理，部份心理不正常或心存成見的，就橫加阻撓，使人啼笑皆非。

當全國第一屆行憲國大代表正在進行競選活動的時候，故鄉許多親友，尤其一般青年朋友們，都函電交加要我回去登記競選，當時本局的工作確實太忙，同時由南京回到江西武甯返路程，加上到全縣各鄉拜訪父老，所需時間，最少也得一個多月，我明知不可能離開這麼久，不過趁便也向局長請示一下，局長很乾脆地告訴我：「那個沒有什麼多大意思！」我馬上打消了這個念頭，推測蔣先生當時的想法，並不是「國大代表沒有多大意思」，而是認為我們的工作是不能一刻放鬆的革命工作，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競爭工作上；如果我當時勉強請假回去，就算沒有當選，來臺後因為我縣原任國大代表謝世，我也就補上遺缺當起中央民意代表來了。

世事變幻，何可逆料，這也祇當笑話一提，整個國家命運，遭逢曠世奇變，今天還能呼吸到自由空氣，還能保持着反共復國的堅強信心，應知滿足！倒是從抗戰開始到還都，都沒能回過一次家鄉，後來隨着大局逆轉，來了臺灣，終其生都已無法再見到生我育我的父母雙親，怎禁人子之痛！

支援打虎挽救經濟

到了民國三十七年，共黨叛亂，日益加劇，所謂「黨外的民主人士」，推波助瀾，惟恐天下不亂，黨內的派閥爭權，惡形惡象，祇知小團體和個人的利益，而罔顧國家的安危，全國經濟狀況急劇惡化，物價飛漲，幣信慘跌，南京新街口的金融間諜，故意利用銀元掉換紙幣，隨時造謠動搖人心，一般軍、公、教人員，領到薪水，馬上跑去買銀元，銀元與紙幣比率一日數變，人心惶惶，誰都不願保留紙幣，怕它成為廢紙，金融狀況一至如此，國家的艱難可想而知了！街頭巷尾，叮叮噹噹敲打銀元的聲音，真像是聽到喪鐘一樣的悲痛！在此情況下，政府乃決心實施「經濟管制」，推行「限價政策」，並派定四個重要都市督導區的督導大員，計分：天津、武漢、廣州、上海四大區域，結果除了上海，其他三地根本連敷衍故事都沒有扮演一下！

祇有上海，經國先生以助理督導員身份，代替俞鴻鈞督導員實際執行，一時，上海「打虎」工作，如火如荼，我第二處同志與青年軍調來的青年幹部以赴湯蹈火大無畏的精神，投入此一挽救國家經濟危機的戰爭，其意義之重大，實可比擬抵抗「八一三」的日寇侵略，本處副處長已故江國棟同志，筆掃千軍，各種文告及宣傳文字，多出自他的手筆。本處人員，全體出動，處內幾乎祇留下我這個處長和三兩位同志，在辦理一般業務。王昇同志著意策劃與行動部署，江、王兩同志成為「打虎」的兩大助手，後來此一「打虎」工作，也被迫停止，眼看着經濟災禍如決堤洪

水，很快就要淹沒整個國脈民命！就在這一次搶救「經濟危機」的苦戰失敗後，經國先生曾集合幹部同志，沉痛地告訴大家：「革命者是不怕失敗的！就是失敗了也不是沒有辦法的！祇要我們同志能同心同德，同生共死，

一同奮鬥，我們一定會創造國家光明的前途！」偉哉！經國先生！早在復興闢時代，就有一位高級將領在私人談話中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：「蔣教育長富政治組織天才，是打不倒的……」當時我還奇怪他為什麼有「打不倒」的念頭，此時便充份證明經國先生的堅毅卓絕，乃成爲他一生克服萬難，貢獻國家和造福人羣的豐功偉績！

共謀顯形破壞戡亂

經國先生後來將局長職務交由副局長賈亦斌代理，不久眞除，賈某初期重要公務仍向經國先生請示，後來大局日非，賈某的作爲，除表面儘量僞裝忠貞可靠，而骨子裡已在急劇蛻變，他經常引用經國先生兩句話：「一次革命，兩面作戰。」原意是國民革命工作，是對「惡化」和「腐化」同時革命，才能確保革命成功的果實，但轉到賈某心裡和口裡，便祇強調敵對「腐化」，而對「反惡化」的反共意識，便故意淡置，在他鼓其如簧之舌，包藏禍心的陰謀下：配合徐州會戰的失利，已在處心積慮作其投機準備，爲聚積向中共投靠的資本，復逞其伎倆，向國防部建議動員在鄉青年軍，成立「預備幹部訓練團」，並展開收攬青年兵人心工作。經常親自前往鎮江後方醫院，以預備幹部局局長身份，慰問由洛陽則共戰役負傷撤退至此療養的二〇六師青年兵，在純真的青年兵心理，認爲賈某是接替蔣先生的，對賈某的評價也就提高很高，經過多次慰問，賈某確實贏得他們的好感，一方面賈某向國防部有關部門運用巧思，有時假冒經國先生意旨，爭取一

一切武器、彈藥及裝備補給，使預幹團能順利成立，南京為第一總隊，重慶和漢中分別成立第二、三總隊，其重點在第一總隊。初期利用南京孝陵衛營房，收容各地回營之復員青年軍為團員，其組成幹部，均係賈某從徐州會戰失利退至後方之七十三軍幹部中物色而來，該軍軍長韓某關係老牌共黨份子，賈某亦出身於該軍，曾任該軍某師參謀主任，由此蛛絲馬跡，賈於此時成立預幹總隊，似已早經成竹在胸，另有圖謀，但賈某表面說詞乃是「動員在鄉青年軍，回營參加戡亂」，以取得長官及上級之允許。

預幹第一總隊組成份子計分三部份：其一、

中外文庫——三國人物研究 祝秀俠教授著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

定價新臺幣柒拾元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120元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

之二十二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閎、詹天佑、王闔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○○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回營之在鄉青年軍，其一、杭州、嘉興兩青中之學生，其三、二〇六師住鎮江後方醫院之傷癒青年兵。第一部份有先在南京集合及以後陸續歸隊者，第二、三部份，則逕向嘉興東、西兩大營報到，賈某以局長身份兼任預幹團團長並兼第一總隊長，賈又派了三位副總隊長，其一係專任為林勉新，由賈以「朋友」關係請來為他負內部實際責任，我因主管預備幹部輔導業務，和潘振球先生因係杭州青中校長也委以副總隊長名義，但無實權，另外賈還聘任一不知名的神秘人物為秘書，坐鎮總隊部，作他的左右手，後來在賈離職前，與林勉新同時失蹤。

預幹總隊隊員成份已概如前述，由動員召集而來的在鄉預備幹部，大都是家鄉不靖，瀕臨失業邊沿，青年中學迫於時局動盪，行將結束，以學生，其三、二〇六師住鎮江後方醫院之傷癒青年兵。第一部份有先在南京集合及以後陸續歸隊者，第二、三部份，則逕向嘉興東、西兩大營報到，賈某以局長身份兼任預幹團團長並兼第一總隊長，賈又派了三位副總隊長，其一係專任為林勉新，由賈以「朋友」關係請來為他負內部實際責任，我因主管預備幹部輔導業務，和潘振球先生因係杭州青中校長也委以副總隊長名義，但無實權，另外賈還聘任一不知名的神秘人物為秘書，坐鎮總隊部，作他的左右手，後來在賈離職前，與林勉新同時失蹤。

幹總隊為隊員，加以民國三十七年年底國防部對部隊加發雙薪，隊員們真有一步登天的感受，如青中學生，尤以傷癒青年兵，原來都是拿的士兵待遇，突然改發軍官薪餉，且係加倍發給，再加上賈某心腹幹部廣為替他籠絡，許多人對賈某都特別感激，因為這些機會的巧合，賈某正在慶幸他已掌握了不少向共舊邀功投靠的本錢了。